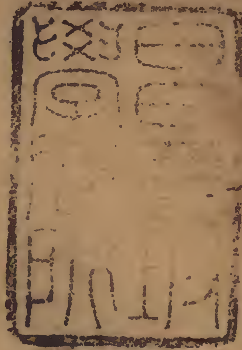


談經苑 五六



漢書門類			
八	四	五	二
二	四	函	號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四	書	
函	二	冊	
九	〇	號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2	
冊數	20 (3)		
函號	277	70	



談經苑卷之五

淺草文庫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軒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達

廣陵陳爰詠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

大全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



照事物如天間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尚友軒臆言云至誠之道其猶日乎誠之者其猶月之望乎其明復則其體復中庸釋義云誠明非有二也如明鏡止水其無些子塵滓者誠也其洞然不差者明也誠明性之本體也明誠者本體為塵滓一竹襍即其明之不容泯者而磨滌之以復其誠不息其明而已了凡疏意云子思此章

正發明天人一貫之旨人之于道原有從誠入者有從明入者從誠入者當下便得本心更無虛假不用思惟卜度一些子瞞他不得所謂自誠而明也這箇純是天命用事不落人為非性而何從明入者先須攝心求悟工夫到時豁然如大寐之得醒到此田地則物物不虛頭頭是實所謂自明而誠也挨門傍戶有規矩可循分明是循道工夫豈不是教然自誠而明者非誠之外有明也一真不動而萬象昭然誠則就明了自明而誠者亦非明之外另有誠也見得真時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無不是實明則就誠了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以此觀之天人豈有二義大抵天下學者只有二病稍
窺見得性中光景者即謂色色現成不煩脩證凡有作
為皆是外道更不信有悟門此是執性尊信聖教者又
謂當刻苦磨煉盡力脩持全不信無為而成不行而至
之理此是執教皆非也故子思分明指此二路示人而
發其同歸之旨見得二路總是一路 講錄云此性字
即天命之性此教字即脩道之教聖人之誠明全是天
命之性也故謂之性賢人之明誠乃是脩道之教也故
謂之教 大慧語錄云真心無住真照獨存真心絕攀
緣真見不由境真智無礙真慧無邊 四十二章經云

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 還源觀云
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上息海
水澄清無象不現 楊升菴云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智生而無以也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
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
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
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華夷
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五刻窮抄云性教二字朱註作假借用愚意做直解性

教似更潔淨且二則字語氣極緊分明說誠明只是一物註作兩樣解亦似未妥 此章妙處全在二則字焦弱矣曰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說諸唐歐陽詹自明誠論云上聖自誠以啟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唐人便有此等講解直是後學筌蹄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

萬物之總也 陸賈新語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今夫天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悟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滂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形聖人不違天時不奪物性蚊行喙息蛸飛蠕動之類各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 梁書王僧辯口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

山陰讀書錄一
切人物唯一至
誠不二之體人
公無我從前不
能盡性者由有
我耳誠中着我
如空內生雲
生空暗至誠無
我方為盡性盡
我之性無我盡
人之性無人盡
物之性無物三
性既盡一誠純
存譬如江河人
海為海失江河
名性復無性斯
至命矣參看云
著至命焉耳

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了凡疏義云天命之性本徧滿
六合天地之覆載日月霜露之照隊昆蟲草木之生育
無不是性中物一涉意念便有間隔必不能盡其性矣
惟天下至誠不勞思慮而妙契無上之真不用作為而
徧入無纏之境處處即真時時無妄故有無齊視彼已
同觀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只在此實心中一
時都盡了此至誠盡性之說也故一盡其性則精無不
貫氣無不通而人之性物之性無不盡矣所謂明明德
於天下也非知明處當之說也此處論盡性正統天機
流行神感神應處說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勤不

怒而威猶不足以盡之者而况有知有處乎化育就生
人生物處說元天地生育萬物皆是一點太和元氣流
行一物失所即傷天地之和者故盡物之性可以贊化
育此分明是輔相天地實事故曰贊天地人原為三才
此曰可以與天地參不獨說人能盡道亦連天地盡道
說蓋天地以生物為職今化育贊則生物之職盡而天
始得以成位於上地始得以成位於下人始得以成位
于中夫是之謂並立而為三也此即發首章致中和一
節之意 淮海近語云天命之性合天地人物而一原
者也誠即性之實理性即誠之實體至誠盡性便連人

物之性天地之化育一齊都盡了而又歷言之者正以見盡性之全功也至誠便是致中和之君子原旨云自有而無謂之化自無而有謂之育易之卦凡六畫為地位中二畫為人位上二畫為天位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人與天地本是相參的惟人道有虧故不能與天地同體既盡其性則人道自此而立而有不能與天地參者否也五刻窮抄云惟至誠能參天地而致曲亦可進於至誠蓋盡人物以參天地非化育不能而惟至誠能之乃致曲亦自能化亦必能盡人物以參天地矣與至誠何異使物與我渾化虛之至也其靈妙何所不通也故曰盡人物以參天地非化不能四則字極繁更無停待盡人物之性者使人物各完其生機無少虧欠與盡已之性一般都是實事

其次致曲

溫陵陳氏曰曲如楊雄謂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永康陳氏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闢之此致曲之法也建安真氏曰曲猶曲禮之曲纖悉委曲而用其功朱子語類云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已之明

謂易樓漫紀曲
當作隱曲之曲
即是隱微之義
致曲即是慎狂
曲能有誠即大
學誠意本於慎
獨耳不當作倫
字解

而推之 了凡疏義云致曲即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
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故曰致曲即心曲求曲之曲乃
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
纖悉放過致力於隱曲之中不涉見解又之一切真矣
故曰曲能有誠須玩能有二字形著等固有工夫然其
工夫只在致曲中養其所未形者而形者益彰養其所
未著者而著者益顯不可以形著明為盡已之性動變
化為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相推說下無人已之分
人盡已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我忘于感物忘於應非
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感應同源德業無二吾這

稟未化施之人者安能化耶人之脩德其始也欲去惡
從善其既也併善亦欲化去不存一毫于胃中如眼內
泥沙固着不得金屑玉屑亦着不得故大而未化終不
可謂聖也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此與
上章原是一節書子思特為誠有未至者開此方便門
耳 初問云致曲字是曲盡之曲如博學之等許多
細微曲折工夫能盡其功便不容着一私為便是誠了
有實德自然不能掩藏惟不能掩藏便自然章著於外
所謂剛健篤實輝光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渾身是有道
的氣象到應事接物上來便有許多精神光彩及到日

新月盛愈見光輝便自有令聞令望為龍為光在事業
上便有禮樂文章許多經綸事業出來既明矣當此之
時便起人遷善敏德之心既能起人遷善敏德便能移
風易俗久久自能道化敷洽泯然無復可見之迹矣惟
天下至誠為能化便是盡性而參贊篤恭而天下平致
曲至此盡性之能事畢矣 五刻窮抄云誠則形云形
何形著何著明何明誠乃潛伏而孔昭之物此即誠之
形著明也 形著明若就形迹上說則明動句是精神
不足待形迹之昭彰而後動也乃真机脉、與下通若
有所呈露令天下可窺其倪而為形若有所顯白令大
下可窺其真而為著若有所昭揭令天下可被其光而
為明 子思本意要說末句明致曲的裏面與至誠無
異而裏面渾淪無可名狀故誠則形以下俱以外面所
徵論之其實外面即是裏面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通義白雲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
故為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真說
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下
策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

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碍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 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形影未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了凡疏意云人之靈明本無不照人若以耳目思慮為知則內之聰明與外之聞見相對成境境生而識隔矣至誠之道不以形知而以神知故不待見聞而聰明常運假如念頭不起一息也如此萬年也如此並無間斷 陽國家將興六句推言吉凶之司於神禍福三句明至

誠如神也禎祥妖孽固非人力龜之吉凶亦受命於神者也四體之動一由於神晨得美食宵有佳夢神告之也凶禍將至其事未發先惕惕不寧亦神啟之也子思叙此數句見凡此皆神之所為而理之先見者也今至誠於禍福將至其善也不待觀之著龜之吉四體之臧與夫禎祥之應而必先知其福焉其不善也不待觀之著龜之凶四體之否與夫妖孽之示而必先知其禍焉如此則鬼神司其吉凶而至誠默契其理矣前贊鬼神為德之盛而此曰至誠如神則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乃聖人之能事也 陽明子曰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

知猶二而言之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
 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
 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中庸難語云禎祥也妖孽也著龜也四體也其前知
 者歟曰非也四者其已著者也衆人之所已知者也非
 前知也至誠則不賴於此而能有以感通之也禍福將
 至善不善先知之也幽明也前後也一理也感而通之
 無間也曰何以言之也董五經之知伊川之至以其心
 之靜虛也而况至誠者乎若賴四者而後知非先知也
 非如神也故曰知幾其神乎言不倚於物也曰其言
 知者何也曰聖人不貴前知也言之以贊至誠之妙之
 神也曰志氣如神也曰疏通知遠也其此之謂乎 原
 旨云禎祥妖孽亦未易知如西狩獲麟惟孔子知其為
 麟龍馬負圖惟伏羲知其為瑞且有妖不為妖祥而實
 非祥著龜之吉凶亦有似吉而非吉似凶而非凶者非
 聖人其孰能知之 中庸詮解云至誠如神與前鬼神
 之為德相應可見人心至神只為私欲所蔽故與天地
 鬼神不能相通到得至誠地位徹上徹下彰往察來其
 幾俱在我矣 林間錄云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
 莫瞞心心自靈聖

論經苑

卷之五

九

四

言終
卷之五
誠者自成也

了凡疏意云此章書極說得周匝首言誠者自成謂不
過成就自家雖功用甚大總是完其本來而發之為道
亦不過自家所自盡自始至終有所酬酢有所設施皆
是吾本分所當行者下節即推明此意不曰誠者物之
質幹而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句最妙一切事為全是真
心所造即日月星辰江河華嶽亦全體皆是真心故下
章皆推本於誠其意可想也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
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今天下之物其始其終
那能出於真心之外故曰物之終始天下無心外之物
無此真心安得有物這箇誠之便是誠之者入之道也
苟有未誠盡人合天之功正不容已故以誠之為貴非
自成已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是一時事前說成以
自成只要了當自家然却非止於自成而已也性本一
源理無彼此一正一切正一了一切了即自盡其性之
時而群生品彙皆于吾性中各正其命矣成已則一私
不存成物則萬理明盡成已成物即是仁智這箇仁智
乃吾性中所固有者不可以智為在外若在外則非性
之德矣此處即以人物分內外不以仁智分內外也儒
者之道未嘗舍物而成已亦未嘗舍已而成物纔舉起

內外便相連性分中原是無內無外的亦是即內即外的措是措置之措指經畫運用說時字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等在內宜者義也包不驕不倍等在內時措之宜全是德性用事到此方與至誠為一矣 石渠意見云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已而道者人之所以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可知 石渠意見拾遺云誠實也言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意見以為而之一字以連上接下言分而言之恐非也 海

蠡編云自有全體現成不假求索若求之趣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其轉踈轉遠耳 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為人我能見聞覺知而為人不知此等皆因緣假合緣盡而散畢竟祇同于龜毛兔角耳人所謂有而不知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裡搏之無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耳目口鼻見聞覺知全仗誠力無誠則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淮海近語云誠曰自成乃天命之性本然也道曰自道乃由脩道之教以造率性之地當然也誠者物

之終始即誠之自成也不誠無物則不能自道而失其
自成之誠矣君子誠之為貴是盡自道之責以求自成
也 初問云誠是本體道即自行出來盡此誠自成成
字即完全無玷缺意誠者自成而道自道兩自字乃喫
緊提醒人處、中庸輯畧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
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息之強力竭不息
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
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
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故思成已亦所以成物是所謂
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
無外萬物發育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
所措故有內外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
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
即仁即智無已無物參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
也 朱子語類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
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成則無此物
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
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
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吹劍錄云誠者一也物者事也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稍有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原人論云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弘明集云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中庸詮解云誠自成而道自道總是責成於已然有己必有物而物皆統於吾之一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一有不誠便皆乖隔此不誠無物也故誠所以成己即所以成物。講錄云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己所以成物之終始者不誠則無以成物便無物了。石渠意見拾遺云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為可貴也若依集註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為是。初問云物之終始是物之徹頭徹尾要此誠若不誠便無物不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誠為之終鼓其出機入機之說大差如此說方見得誠是自成。張文定公曰己必待誠以成而况欲以不誠成

物乎苟可以不誠成物則亦可以戒炬而求光去表而
索景矣夫性既亡矣焉所率而為道 肇論曰夫至
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成已者其唯
聖人乎 永嘉集云利他不普自益未圓 大慧云古
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已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
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李長者曰他心
智者以自無心自他障絕即自心與一切聖凡心一體
無二以此能知一切衆生心乃至知一切深密理趣自
心與虚空界平等即無大小遠近中間既自心無遠近
大小中間即智恒徧滿十方世界智恒徧滿十方世界
住十方世界而無往來即能隨緣對現色身自在教化
一切衆生現作一切等衆生之事業如響應聲無有處
所 朱子語類云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
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
成物言之因物成已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
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
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 問成已各言知而言仁成物
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 初問云誠者非
自成已也謂吾有是誠則已自成矣凡是箇實心的人

自然有實行有實行處自然處得人人妥貼件件停當
即所謂成物也仁是無私意絕無間隔無一虛偽是誠
之本體也智是知明處當誠之活潑流行之妙乃其作
用處也此皆性中之德合內外之道俱是盡性中事惟
此仁智原是在性中故因時而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此只是率吾性也謂之道自道也不虧吾天命之性也
誠自成也時措之宜重成物邊 講錄云看得誠者自
成自字即成已已字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即成物物字
誠之為道是已所以自成自道者亦是物所以成始成
終者君子有成已成物之責是故誠之為貴誠則非自
成已而已亦所以成物也蓋成已者誠之仁誠中原有
箇自成之道成物者誠之知誠中原有箇終始物之道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皆宜已可成而物
亦成也文義之貫通了然如此 張文定公曰時措之
宜即成物也而復言之何也曰既合仁知內外以為性
矣則性固本也而時措之宜又其用也聖賢之言闔闢
卷舒無所不可熟於理而已矣或曰時措云者時乎成
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曰否已無時而不成物則
因時而應 中庸訓曰時措一句言道自道之意
故至誠無息

了凡既意云首句故字實承上文來蓋工夫所以有間
斷者只爲此心未純有粘有放接換處多今惟至誠能
盡性之德而時措之宜則日用工夫不精勤亦不懈怠
不收攝亦不放散雖欲息不可得息也故朱傳下个自
字最有味不息不久非是今日不息從後面計來然後
見他久也即不息就是久了故云不息則久蓋此真既
復則古今一息微與悠遠博厚高明俱一時事與上章
誠則形之旨會須有辨前有漸次此無漸次博厚節重
載物覆物成物上三箇所以字亦重看博厚高明只在
德上說即此博厚正所以載物的不待更有所作為以
承藉之也成已成物原是一事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天
地就無疆說正是發明無息之理此句不言配悠久即
無疆非二物也如此者節不是進一步說只就上面而
贊其如此不見而章者無象而萬象朗然無形而衆形
畢著也不動而變者不起一念而念念推移不離一處
而處處周徧也不宰不倡而物各付物無為而成也此
處正說至誠盡性之事極說得細然亦是實理學者莫
作懸空會了博厚高明悠久固足以配天地矣然天地
之道只一句說話可盡得的一言即下引詩於穆不已
之一言朱子不過曰誠之說乃超前註法也不二只對

一言的一字說為物原是一箇不曾是兩箇故一言可
盡常如此故不二二則有倫類可擬有涯際可尋不二
其生物便神妙不測矣不測是不可用識情卜度也不
二就物說以道觀天地天地亦物也博厚高明悠久就
道說昭昭不是言少乃是言多即昭昭之小明而極高
極明者都在這裏了故曰斯昭昭之多自日月星辰之
繫以至萬物之覆總來見吾道之無窮下山水二段只
就地道中抽出言之益以見天地之大也蓋自天地言
之固見天地之大矣就其中舉一山山便完全備天地
之理舉一水水完全是天地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
莫不備天地之理總之只是見他不可測識處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重在不已上穆然深遠其精甚真一真常
運無斷無續此程註所謂無間斷也引之無前何曾有
始既無有始安得有終此程註所謂無先後也周頌之
一言可以盡天之義矣若三光之繫萬物之覆非天之
所以為天也獨舉文王者蓋此章曰章曰變曰成皆就
徵屢說正論其德之著於外者故取德之純者以發之
見得微於外者曰章曰變等皆不足以盡文之義獨此
至誠之純于中者乃所以為文也文王言純天言不已
純亦不已言不雜者亦不息純與不已非二物也看得

此意透便知天之高明原是我之高明地之博厚原是我之博厚天地之悠久原是我之悠久並非二物也初問云至誠是心體的本等原無錯雜純是天理若有錯雜便有間歇至誠安得有息乎無息只是活潑其神妙靈明津津然純是一團生意故無息不息則自始至終時時如此何其有常所謂久也微與悠遠博厚高明中間畧有自然次序不可牽泥認作先後悠是不迫有漸次舒徐意如養了然後教教中又有箇次序便是悠也遠是可垂於萬世是無疆之業博是盡天下而皆及之深山窮谷昆虫草木無所不被厚是浸潤滲漉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高是氣象掀揭即卑陋事業如伯功皆在其下明是凡有知者皆仰之若日月揭於中天而不晦積字發字大費力不必泥聖人事業不待恢廓只是盡此德性之作用惟其涵養得至精至粹保合大和故自然有此恢廓的功業也吾性本包括宇宙旋轉乾坤甄陶萬類貫徹古今聖人只是不曾蔽他虧損他所以如此南畧集云全體則自然不息有息則不為全體海蠡編云考亭解至誠無息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意搏量是虛假擬心去妄存誠亦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仗境託物而生境

高明固不章歟
博學固不變歟
功不可執泥

神生萬神炁生萬炁萬神歸一萬炁合一神為道機炁
為道樞機變樞化物各乃生 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
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 講錄云此以下是說天
地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 為物物字
指天地生物物字指萬物為物不貳者誠有是理誠有
是氣也生物不測是其生之所以然處不可測也此處
只重在誠還未重生物上不測句亦只見得誠之妙耳
初問云其為物不貳是極誠無樵惟其無樵故有無
限的生意蘊蓄其中隨感而見無窮已故曰不測不測
者言其功用廣大不可限量也非朕兆莫窺之謂 地

之四海九州無物不有是博處其出不窮是厚處天不
囿於形氣運於太虛之表是高處其玄機發露四時行
百物生未能掩藏是明處陰陽消息循環有漸是悠處
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是久處不在形體真說 講錄云
天地之功用博厚高明悠久都本於不貳之誠功用便
是生物了但此處且莫露出來下文纔說及生物也
通義草廬吳氏曰此言天地之生物不測也天之居
上人於一處觀之但見其昭昭之明而已多謂處處皆
如此也由此處之昭昭又觀其他處皆如此以至於全
體之無窮則日月星辰之懸象於其上而萬物無不覆

情也地之居下人於一處視之但見其撮土而已由此
處之一撮又觀其他處皆如此以至於全體之廣厚則
華嶽至高大之山承載乎上而不以為重河海至深廣
之水振蕩於下而不至滲洩也上既言地而又言山水
者蓋地有三地言地之平處山言地之高處水言地之下
處也人於一處而觀一小山但見其為一卷石而已由
此一小山又觀他處至大之山則草木生於其中禽獸
居於其中寶藏興於其中人於一處而觀一小水但見
其為一勺而已由此一小水而觀他處至深不測之淵
則龍鼉魚鼈生於其間而貨財殖於其間也 臨川

氏曰五嶽中華山最高故特舉之振者言海水之振蕩
而不洞洩凡言振如金聲玉振之振振旅之振皆振奮
之意非收之謂也 黃氏曰抄云愚意昭昭撮上卷石
一勺皆舉其一端而言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為言
也及其猶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于無窮中指其昭
昭所謂撮土者即於廣厚中指其撮上卷石一勺類此
天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于一勺之多故能廣
大無窮而覆載蕃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不
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實緝熙廣大至與天地
相似此文王之純亦猶天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

大之意讀者或以及之語為疑故晦菴辯之如此 張
文定公曰昭昭即天也撮土即地也卷石即山一勺之
多即水也然而如彼其盛大者其必不徒然矣六尺之
多即人也然而與天地同功與海嶽齊光其必不徒然
矣大抵弗微弗彰弗崇弗昌弗翕弗張以至有而無有
乎藏是用大光動靜屈伸本末相因浩浩昊天孰畜吾
人夫天地山川之大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所以大也使
一息不誠其崩潰之不暇而暇生物乎文王之文人皆
慕之而不知其所以文也二三其德而希文乎是猶淫
然而捫泰山之巔難乎及矣 原旨云此章前言至誠

後言天地節節相對後却以天與聖人合而言之而結
之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絜息相應德之不已只于純
字見之言不已則與天地合德矣 朱子語類云問純
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 講錄云愚
意前段為物不二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
子前段至誠絜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
聖了不是到此節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然來此
引詩只把來做箇證佐無更深一層的意思 石崇意
見云穆深透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

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 說儲三集佛
言前後際斯純亦不已是也 伯子

大哉聖人之道

大全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也 了凡疏義云大哉聖人之道亦是承上章而贊之上以天地明聖人之道至此遂以天地萬物為聖人之道上文生物不測屬之天地至此則以發育萬物歸之聖人之道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蓋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耳可見聖人之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上下無不貫徹這等大的優優節乃是發育峻極之充滿處非與上節平也蓋聖人位育工夫只在中和上盡天地萬物只在禮上蓋禮者中和所寄也三百三千總是言其多無一件不是真性所形無一件是少得的此是聖人之道原待聖人而後行上說行下說凝凝而後行也尊德性道問學斷非二事自家這點良心惺惺不昧天然自有者這便是性行道而有得於心愈加明白者這便是德道由也謂由此而尊之也亦有不可須臾離之意廣大與精微對高明與中庸對故

與新對致廣大而盡精微其工夫是一時並用非兩截
事蓋離精微而致廣大便是踈畧的廣大離廣大而盡
精微便是狹隘的精微工夫皆錯用了須知此心之體
即廣大而洞徹一塵即精微而量包六合如不以一毫
私意自蔽是致廣大了即不蔽處便能無毫釐之差不
以一毫私欲自累是極高明了即不累處便能無過不
及之謬涵咏乎其听已知是溫故即涵泳處便能日知
其未知無二項工夫也凡此皆敦吾德性之本厚者以
崇此三百三千之禮耳德性本是厚的禮亦是德性中
之物此節書廣大等俱是虛字只有禮字是實字此禮
即禮儀威儀之禮崇之者崇效天也自發育萬物以至
峻極於天只是一箇崇禮工夫下面居上不驕等亦只
是順此理行將去居上而有一毫自用之意便是驕為
下而有一毫自專之意便是倍言足以興其言行于上
也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
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凡此皆由德性學問
來豈易能者故引詩以結之既明且哲應尊德性節以
保其身應居上不驕等其此之謂與總繳之也中庸一
書周密完備無纖毫滲漏如前云國無道至死不變此

言系身
云默足以容又云明哲保身橫說一徧豎說一徧極是
周匝 王青蘿讀禮樂記序云余讀中庸至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則作而嘆曰聖人之道大矣無不見諸
日用禮也者其諸日用之著見者乎又曰待其人然後
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又
作而嘆曰道無體也以人為體故學成而後德至德至
而後道凝故以道為體實際也問學實功也致廣大極
高明所以撤其蔽而通諸道也盡精微道中庸所以致
察於細而不忽於常也溫故知新觸而長之之道也故

卷之五
四書纂
梅庵子以此二
條分道之大小
為意不然章首
云大哉聖人之
道三條正見其
大處何曾分大
小未總是大哉
之謂也又以尊
德性為蓋道之
大道問學為道
之小亦不必然
天既是天地萬
物之道小既是
禮儀威儀之道
尊德性為蓋道
之大是專以天
地萬物之道屬
在心裏了然則
禮儀威儀之道

終之曰敦厚以崇禮夫禮者履也非虛談以資講說傳
洽以悅聽聞假飭以為美觀之謂也實功造實際見而
禮斯可行矣 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
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興焉道體原是如此優優亦是贊道之德觀優優
大哉句可見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
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也峻高大之意 朱子語類
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做將去
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 大全格庵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

卷之五
五

豈不在心裏而徒為外面之陳迹乎道問孝為盡道之小是專以禮儀威儀之道屬在事物了然則天地萬物之道豈只塊然於心裏而不散在事物乎

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居業錄云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藝文類稿云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宏綱三百鉅目三千可謂盛矣然皆本發育峻極之理出之發育峻極者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者率性之道也道原於性則三千三百皆吾所性之德無內外無隱顯體用一原者也

古今佛道論衡錄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 張文定公集或曰道謂之

凝何也曰斂而敦固之膠諸天而不可解也是之謂道凝譬之煉氣者日取若黍歸於黃庭又凝聚謂之結聖胎明儒絳翼曰凝是凝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即凝之謂也此絳綸之本化育之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疑問云此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道亦合而一者也 行與凝稍別凝者合而凝也行者體而行也凝之斯行之矣

傳習錄或問曰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

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欲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

自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海蠡編云德性巍巍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為伍本自尊也直是親近不得奔湊無門你若擬議如何是性便將驢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污染如何即得不污染湏是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應知簡端錄云理與事不可相離故存心致知不可相廢廢其外則禪廢其內則俗畏齊曰存心之外無餘知而益之以致知致知之外無餘心而益之以存心毋乃架屋疊床之見乎丹鉛總錄云驚於高遠則有躡等

李襲西書尊
德性為存心道問學
為致知晦庵何若知
此解之明覺康便
是知之之幸康便
是心仔心亦是致知
亦是存心非不是兩

愚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
 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
 命之理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泐獵記誦以
 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俛
 見之舞訝鼓世之俗學以之 澹園曰大學中庸皆從
 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禮其實皆禮之髓也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言道之統體其實在禮儀威儀上見得故
 功夫至精至大摠歸于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獨顏子
 為好學然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初問云居上不驕

節盡了脩德凝道的工夫則渾身是道德了故居上可
 也為下可也國有道可也國無道亦可也左之左之右
 之右之無非是道不驕是盡在上之道不倍是盡在下
 之道足以與是見于世的皆是道謂其言足以鼓舞天
 下風動四方有轉移世道意足以容是懷道而隱于世
 此一句是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
 易之无咎无悔可以無大過無忝所生存順而沒寧矣
 脩德凝道至此始為成物 通義朱子曰明哲只是曉
 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
 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白雲許氏曰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耿天臺曰子思說大道說到洋洋蕩育處若弘淵恂悅矣乃其要領歸於尊德性至其取証處止是不倍不驕語嘿當可又何淺易也

愚而好自用

通義鄒陽李氏曰愚好自用居上不驕之反賤好自專為下不倍之反生今反古言是興默是容之反裁及身即亦保身之反也 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須有煥然一新手段其切近處則自吾常分之外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白雲許氏曰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惠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詔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又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黃氏曰

抄云愚意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原旨云度兼器數二者而言物采器也多寡數也禮與度本同體非禮則何緣有度非度則禮不可得而見但專言則舉禮該度並言則有別耳前言議禮制度考文而不言作樂後言作禮樂而不言制度考文後只言禮而不言樂蓋錯言以互相發也况制度考文不出於禮樂之外言禮樂則制度考文在其中樂不出於禮

之外言禮則樂在其中

講錄云此天子是創業垂統

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若繼體守成之君便當續祖宗之舊服不容於改作矣通義白雲許氏曰車轍行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控不可行有司得以計其罪臨川袁氏曰書者六書也周用大篆其文載之於方冊者天下無不同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程類語云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自用有德無

位而作禮樂所謂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
反古之道 通義云鄙陽朱氏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
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
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
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
之禮並言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
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
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親親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原旨云夏禮曰說以
無從而學也殷禮曰學以求存故也二句雖不是解說
禮學禮之因亦可以見說學二字之義孔子周人也其
先殷人也故皆曰學從其所用其猶不忘殷人之思乎
講錄云此章與下章晦庵子一作承為下不倍一作
承居上不驕愚意不必然大哉章云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又云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不驕不倍既有所承
矣是興是容獨無所承乎不如兩章開說更無牽合之
病

七天下有三重焉

通義饒氏曰呂氏之說以議禮制度考文為三重深究
之徵指文獻而言尊指位言善指德言三重也備此三

言終
者以王天下而議禮制度考文然後寡過夏商無徵孔子不尊時王有徵與尊所欠者善也三重之意已暗說在上章此不欲顯言之耳 明儒經翼曰後儒以議禮制度考文為三重非也三王不相襲禮禮可損益制度可以改革六書之藝隨時而制豈得為重三重者德位時也有位無德謂之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謂之賤而好自專生今反古謂之不時故曰災及其身必兼德位時始能寡過是之謂三重寡過自有德有位有時身上說災不及其身謂之寡過非為民得寡過也

原旨云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一節只是一箇理下一

本字甚好即如植一表在此所謂徵者徵以此也考者考以此也建者建以此也質者質以此也俟者俟以此也蓋惟有這本在此故可以此而參合於彼也 庶民不消說了若三王猶可以往迹求也後聖則遠而難料矣天地猶可以法象求也鬼神則幽而難知矣故下章專以鬼神後聖言之 疑問云此章緊要在君子之道本諸身句後是發明此一句 天下之道那一件不根抵於吾身吾實有至德凝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由吾性中出則乘時御位孰不信且從之徵諸庶民即本諸身徵之也考謂以本諸身者考信於其古建謂以本諸

身者建立於其中質是以本諸身者為質而驗其符否
俟則以本諸身者俟之而已不謬謂與此道脗合不差
謬不悖謂此道相參不悖戾無疑謂此道冥契無疑異
不惑謂此道懸符不猜惑本諸身是大綱領徵諸庶民
根本諸身未考諸三王等句又根本諸身徵諸庶民未
不是六事 五刻窮拙云徵諸句若直作民皆信從却
犯下動而節失言其道乘時位而出乃藝極陳之當年
經綸出自宸斷皆確有明徵億兆耳而目之瞻而仰之
可以使之信且從者非若上焉者下焉者之無可憑
了凡疏意云三王即前制夏禮殷禮周禮之人夏周之

禮不可行于今是三王不相襲如何考之而不謬大抵
只在本源心術上說若制度文為之迹豈能一一盡同
聖本天地自然之理上經畫出來便完完全全是一箇
天地在這裏了所以建之不悖無微不達無幽不通所
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無一不懌於人心而百世不可易
所以俟後聖而不惑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至此特
提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天之理盡于鬼神故質鬼神
無疑便是知天人之理盡於聖人故俟後聖不惑便是
知人

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

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二句却是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史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此結之也 講錄云君子之制作無往而不合者非偶然也蓋制作以學識為先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天之理盡於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於天

而質之可以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於聖人知人之理故制作合於人而俟之可以不惑 疑問云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本知天知人來遠有望近不厭又承上三句來無不信且從也不作天下後世對 動自是動行自是行言自是言通義臨川袁氏曰無惡無射則能自早夜之始以求久至終而常有名譽矣末句總結之語所謂如此者指有德有位而宜於時者

仲尼祖述堯舜

黃氏日抄曰祖述者道而法在其中憲章者法而道在

凡刻窮此云此章極贊仲尼之大祖述四句合看方得巨古宜今徹上徹下更不出仲尼範圍即集衆之意若分開相述憲章字面仲尼反不如堯舜文武矣玩下二即可見

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褒水土者小則遊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麓底為末為外通義松塢先生曰上律天時是時時知變無時不然下褒水上是隨遇皆安無處不然草木子云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簡端錄云上律天時律如六律之律天時之運無一息之停必法之如律然後妙契否則粗矣了凡疏意云前章言聖人之道已備此復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盡於仲尼也自開闢以來聖人之道備於堯舜仲尼則祖而述之祖者漸自唐虞為始也述則不作矣三王治天下之道惟文武為

仲尼則憲而章之憲則道之而不敢違章則明之而不敢昧矣一身備五行之氣而隨時迭運便完全天時在這裏了律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備剛柔之理而隨處合宜便完全是水土在身上了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譬如天地之盡覆蓋戴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末節明天地之大以見取譬之意萬物並育二句亦就道說小德二句特推其所以然耳非前二句在形上

說次二句在道上說也若在形體上說則強凌弱衆暴
寡虎狼之吞噬鷹隼之搏擊萬物之生焉得不相害惟
以萬物之性說則同此天地亦同此天地之塞無些小
空缺不侵不棄譬如一室千燈其光必徧一室不和不
雜不見亂真是有並育而不相害者有物必有道萬殊
之道並行于天地之間而各不相悖如寒暑異道也方
其寒時暑即不見矣此非暑之道遂亡也特為寒所勝
而不見耳及一熱則暑依然在矣可見寒暑之氣自相
乘除而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滅也寒不悖暑故陰氣生
於烈日之中暑不悖寒則陽氣回于重泉之下真有並
行而不相悖者所以然者一隨萬而出則千條分析而
不窮所謂小德川流萬得一而融則重重涉入而無碍
所謂大德敦化也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于萬川
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剗
鑼錘無不融化而歸一也天地之所以大亦非推高一
層即就上四句中見之天地之小德大德即是仲尼之
小德大德天地之大即是仲尼之大若說觀天地之大
而仲尼之大可知是二之矣初問云律天時律法律
也仲尼行處即天時之闕而春夏自消而息也其止處
即天時之闔而秋冬自息而消也水流行土艮止仲尼

行乎其所當行是若水之流全然無凝滯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是若土之靜全然不動也 仲尼一心萬事萬
物之理森然畢具故如天之無所不覆如地之無所不
載且又流動活潑時出不窮隨感而見如春子又夏又
秋又冬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流無間可息 此節只
是聖人心體極全極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至誠
無息無一時或間聖人渾是箇太極

通義黃氏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
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
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
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
時有盈虧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
而天地為小

、印古心語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道並行而不相
悖也 初問云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即並字處就
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不要並行了却又不悖
註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本意謂
並育不害是物物此理各一其性也並行不悖是特時
此理各一其氣也物物此理即夫子之無不持載覆悖

時時此理即夫子之錯行代明凡此處乃是天地間洪
纖高下往古來今皆此理條分縷析蚕丝牛毛徃過來
續瞬息常在皆小德如川流脉絡分明而徃不息也然
皆本于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把小德大德
平看不甚明非子思本旨 解醒編云萬物並育節重
在小德大德天地之化散之為物運之為道而統之則
為德物之並育而不害也天地造之也道之並行而不
悖也天地布之也此皆其大也德之小者分於有物者
道之後德之太者統於無物無道之先此則所以大也
小德不宜分屬不害不悖大德不宜分屬並育並行蓋
不害者物之遂生也不悖者道之順布也只形容天地
造物為道之盛處非言其辨異也小德大德原亦相因
有大德而後有小德有小德而後有萬物四時日月非
大無以為小非小無以成大也 古言云小德大德非
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
程氏入關語錄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
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敦禮義敦本之意
准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
通義白雲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
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

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章句詳訓四者言其成德也了凡疏意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已下皆詳至誠之道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皆詳至聖之道此下二章則分結之然聖即誠誠即聖非二也首節言聖統極全之德凡人之德明者或不能容容者或不能執惟天下至聖盡性之極無所不備不囿於耳目則聰明不滯于思惟則睿智聰明睿智不獨是質足以者是即體而知用蓋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德之優矣有臨就普照處說有別就分析處說聖人之德積之則博厚發之則高明初無二理此處對時出看正指所積者而言見即見龍之見乃聖人出而萬物覩之意敬信悅只就出之時上見之聖忘其感民忘其應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聲名即在敬信悅上生來凡有血氣者必有知覺有知覺者本同一體故觸之即應感之即通乃必然之理尊親俱就道德說不就勢分說尊者崇其道也親者覲其光也前章言高明配天而此則詳其所以配故用啟曰字

疑問云聰明睿知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無一私夾雜於其間廣大靜深而極員融活濳之妙溥博如天一節又形容其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非有兩層 原旨云有千人之智則可以統千人有萬人之智則可以統萬人有聰明睿知之資則天下之智無有能過者故曰可以有臨不然壅蔽日生而幽隱不達有堂下遠于百里口中而見斗者矣其何足以臨天下哉 五刻窮抄云既有聰明睿智便有仁義禮智蓋聖心虛明毫無障蔽則渾是生机而所性之德全矣 只是一

个灵机以其為視聽之德而曰聰明以其為思慮之主而曰睿智 講錄云天淵只形容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亦不是又深一層也 見是德之出於容言是德之出於言行是德之出於行民莫不敬信悅則其妙可知矣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六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又云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水火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有血氣者乎 賈太傅云古之正義東西南北此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

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 講錄云上條民字即
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所在民
莫不敬信悅也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
無邊也蓋此處之意只歸重於配天耳 舟車至霜露
等句就是中國蠻貊地方歷歷數之只見得廣大之極
夫天位乎上也中國蠻貊皆在其覆幬而民莫不尊親
聖人位乎中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亦莫不尊
親是聖人者真天作之合矣謂之曰配天宜哉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通義鄱陽朱先生曰即人倫而經之使之各有等殺分
親疎也即人倫而綸之使之彼此交孚合也經之則
不亂綸之則不離明人倫是經之厚人倫是綸之胡先
生曰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
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於
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
力字 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聖人之德極
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昭合交契
渾融一體所謂知也 海蠡編云無所倚者不倚心思
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倚者祇此心思知慮耳目

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經綸去知去立嘗聞大木
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炎燭之上心意識無所不緣
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經
立大本知化育處也 朱子語類云夫焉有所倚聖人
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
泝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立本知化
了 凡疏意云至聖至誠原是一人故註提聖人之德四字
在前經常之理萬世不易謂之大經乃天地民物所共
由者絲毫不真神精必不貫感應即不神矣故惟至誠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不起於外皆從心起萬事萬
物咸備於我是謂天下之大本大本一立則取之不窮
用之不竭此非至誠之盡性者其孰能之天地之化育
乃生人生物處至誠之心與天為一則飛潛動植生長
收藏皆吾心中之變化如何不知凡若此者靠不得一
毫神精鼓舞靠不得一毫氣魄擔當靠不得一毫知見
承接靠不得一毫格式依傍夫焉有所倚哉肫肫三句
詳贊其妙上曰如以聖配天也此曰其聖人便是天地
矣睿作聖聖知即睿智也固完固之固凡聰明睿知愈
完固則愈停蓄而無盡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地聖
人之道皆如此德即仁義禮智之德德曰天德則一毫

言終身
人力皆與不得矣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苟不固聰
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猶二也即有所知總屬之思維而
已總屬之意見而已孰能知至誠之妙哉 初問云經
綸是盡性作用處立本是盡性停蓄處知化是盡性玄
妙處總是一盡性便了 東廓鄒氏曰人倫庶物與吾
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肯放
過如織絲者絲絲入鼓無一絲可斷方是經綸大經
中庸釋義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
之也經綸立本至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 幽居荅述云肫肫其仁三句承夫焉

有所倚而言蓋云至誠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個肫肫
的天性流行不犯纖毫人力自其肫肫之有本者而言
曰淵淵自其肫肫之無所限量者而言曰浩浩聰明聖
知上智之資達天德希天之學學至希天與天命一也
然後可以言至誠言肫肫言無所倚凡屬睹聞費人力
非動以天者皆是倚問學至此令人手舞足蹈肫肫其
仁之仁即脩道以仁之仁嘗記得白沙先生詩云虛無
裡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疑學到鳶飛魚躍處絕無
人力有天機深可玩味 草木子云如天淵尚有彼此
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

人乃與天為一。初問云其仁聖心之生意周流處也。其淵聖心之靈妙含蓄處也。其天聖心之神化處也。講錄云此條是贊上之詞。仁就以大經之經綸說。淵就以大本之立而天就以化育之知說。至誠之天乃浩浩然廣大之。至之仁不是仁之煦煦者也。至誠之淵乃淵淵然靜深之。淵不是淵之淺淺者也。至誠之天乃浩浩然廣大之。天不是天之昭昭者也。天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不可作淵泉之淵。蒼蒼之天。看中庸釋義云仁者本體無私之名。淵者本體靜深之名。天者本體自然之名。達天德便是聰明聖知。無所倚便是達天德。上曰惟天下至誠為能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只是一意。海蠡編云既曰夫馬有所倚。若將聰明睿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睿知。若是不聰明睿知。又怎領得其惟固聰明睿知者乎。固者收斂發藏之謂也。五刻窮秋云固字只依注不必如近說。作固其神識不令洩越。蓋曰聰明聖智便是靈妙無上的。不須更加固也。初問云末節其孰能知之。此知字直是此身能幹得。不但妙悟而已。

詩曰衣錦尚絀

文苑英華衣錦聚衣賦衛詩既作且賦於碩人之篇匪

服是加則嗔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綠衣而黃
裏蒙纖縞而不隔籠渥彩之可擬彷彿兮若豹姿之藏
霧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於爛然孰可詳其蔚
矣故服之無斁終焉允臧當褒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
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
不念順之則理灼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
彰比乎繪事後素勿誇為寶不有外者何以泯其色不
有內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合章之德不愆盡飾之道服
玩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是知
人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道用靜為躁君不銜昭質退

藏於密匪同麗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 秦子曰吾從
鑑中而紵表不欲繡外而麻裏 簡端錄云中庸尚綱
章稱樂詞之亂蓋一書之總要也 了凡疏意云此章
是中庸結尾實與首章相應首章從天說起而後及君
子體道之極功此章自君子做工夫上說起而歸之天
尚綱闇然是一篇大頭腦乃學問緊關處曰不見口不
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直說到無聲無臭總只完
此尚綱一念大抵學問貴涵養貴收斂貴於隱微處着
力不欲暴之于外故尚綱之詩惡其文之著闇然是聲
色不到處寂寂默默惟求自慊而已日章即是日新工

夫乃心內明白非著于外也小人專在見聞處打點事物上周旋故外面極的確但外面增一分裏頭便減一分外面日有裏頭日無矣小人所以不能闇然者只為世味醜郁不能淡君子一切嗜欲俱歇得下于世情淡然無味如嚼蠟相似何等平淡然實心所存自有不可厭敦處學問只要戒不要增直心直事不用許多煩文何等簡切然實理著見自然有文與時偕行渾然不露圭角何等溫然實心所存自有調理求於遠風顯便勞而無功反而求之近自微便有着力處故可與入德潛伏孔昭正實下手處君子不務外求而惟務內省不

求無惡於事而求無惡於志蓋惡其文之著者君子之志也故有一毫炫耀乃志之未純也是有惡於志也人所不見正指內省二句反觀于心求慊于志自知自治人安得而見之人之一身不過視聽言動首章言不覩不聞此言不言不動盡之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是真心之運真心原不動原無言待言動而後敬信者皆未也不賞不怒喜怒哀樂俱不用正識情未行之際民勸民威位育之端也實心實政入人深矣尤先生曰篤恭者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之深功也無說可說故曰不顯此中和位育之極功也覩屬色聞屬聲聞聲色之化

民為末則其本蓋在不覩不聞之前矣故引子懷明德之詩以繳戒謹恐懼之旨獨者無對有倫斯有對矣觀毛猶有倫則知絲毫有對終非獨體故引德猶如毛之詩是繳慎獨之旨至無聲無臭渾是太虛之體太虛之中本無加減本無動搖既曰無聲則雷轟鼓沸而太虛不喧萬籟俱寂而太虛不靜既曰無臭則沉檀香滿而太虛無受處穢惡腥聞而太虛亦無染處吾之真性亦是如此言思既盡作用俱空自然處之潛通事事無碍天上動而淵中應飛處入而躍處出至矣哉聖德之化也 明儒經翼曰學者先要一切世情淡此是吾人立

定脚根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体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是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為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箇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此却與未蒞之說前後相應亦為破除欲根要語問知微之顯可以入德何也曰此正不着力之文微者心之體微自能顯四肢事業一切應用皆從微處發生誠自不可掩也吾輩功夫要入微微處戒謹則蒞用處皆

是本色流行發用是顯顯處再着不得力在顯處着力便是安排便是為人的然而日亡矣 中庸答問云云天道維玄默維於穆則的然文 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璽方燭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基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哉 原旨云此章收拾一部中庸是即下章之義而特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蓋人要有一箇基本此一點為己之心便是作聖基本後來許多工夫不過造就此而已許多功化不過徵驗此而已前面只說簡淡簡溫後面却說簡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推淡簡溫之極也無非自其闇然者而克之也 中庸一篇以天命之謂性作起語此却以上天之載作結尾中間許多說話總包括於此中也 初問云舊說以淡簡溫作闇然不厭而文且理作日章無味日章字直貫到終篇看始見之盛德大業可謂章矣皆從闇然起 疑問云闇然二字下得極妙即如今人云暗地裏自家做之謂日章即於闇然內見其章非為

言終
卷之五
章於外之章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知遠之近三句正指其所謂闇然自脩者只是個謹微微是心體君子知此為極要而實用其力如下文內省敬信云云此正暗地裏自做工夫的與表暴於外者不同 知遠之近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箇微字來此微字即莫顯乎微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箇微是天下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脩處不是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質言云章內知風之自風即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學者泥註內外之說遂向以身心分看不知在身上何可言風

、疑問云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處此節重內省不疾無惡於志二句內省是自家着力不裝飾外面為之者要味此志字君子志在篤恭不顯之妙至此微處一累於欲便是疾病了此志豈勝其疾病君子必內省不疾無惡於志是以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力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疾說潛伏二節向分慎獨戒懼為二事只泥於人之所不

見乎一句說上是人之所以不見不是己之所以不見不知此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即合下二節一套工夫君子只是一箇謹微謹微當先省察而更加存養之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全是省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存養工夫故緊緊相承說要見存養亦在人之所以不見處若又分己之所不見則下二節又將說誰之所以不見耶然則潛伏節子思何不云其唯己之所不見乎曰此人字正對闇然用功說 問舊說潛伏條是動時工夫屋漏條是靜時的工夫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 泰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

者也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 講錄云君子謹微的工夫既是密而又密及其久而熟也則不待於謹而自敬天下以之勸懲而其德盛矣又愈久而愈熟也則其敬玄妙而莫測天下以之太平而其德愈盛矣 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是不專以賞不怒是不專以怒以有德為之本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以亦不能無哉 君子篤恭之德不只在心裏說凡其存之于心身達之於天下者皆是也篤恭而天下平重在德上不可把效說揔是見其德之盛耳觀章首只云可

既我集仲尼入

身渾是一箇中

庸看子仲尼則

中庸首章不待

講說矣聰明睿

知之資實容執敬

別之理天命之性

也大經率性之道

也經綸修道之

教也風自微顯

不疚不愧戒懼

慎獨也小德大

德不害不悻中

和何育也大以

至理之德

仲尼仲尼必無

岸無臭之理

今天載鄭氏

謂中庸彰明

聖祖之德遠

矣哉

言經

卷之五

五

與入德下條引詩亦只贊篤恭之德而不及平天下之效可知矣篤恭即中和之致也天下平即天地萬物之位育也德而至此盛哉 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中庸輯畧伊川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二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無形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中庸管窺曰首言天命之謂性以見天之理備於我此言上天之事以見我之德合於天天人一致理豈有二哉

薛畏齋曰始言脩道之教蓋於謹獨之功終言謹獨之功極於篤恭天下平之盛 明儒經翼曰中庸末章反復味嘆以足首章之義曰闇然曰淡簡温曰近曰自口潛伏人之所不見曰不言曰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肫肫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入頭下手便有定地可據而所謂不覩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解醒編

卷之五

五

五十二

言經苑
卷之五
云不覩不聞人之心也而天命涵焉無聲無臭天之載也而人心通焉聖人之學未不自靜中得者也後人聞見之學其去道遠矣

談經苑卷之五

談經苑卷之六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鄱陽江和

下雒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達

廣陵陳友誼
全校

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記曰俄子時
出之孔穎達疏
曰此好之子時
則衛學術士
事而成大堦
如學者時時
問而況人道

論學若動此漢
儒不知以覺訓
學理學諸家
無以易

徐幹中論云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
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
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馬
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
道則不為君子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故君之於學也
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 白虎通曰學之為
言覺也悟所不知也 金陵卷問一友問論語首章便
提學字如何是學澹園推方本菴言之本菴曰當卜用
得着的便是學故曰學而時習之可見時習是學不時
習便不是學澹園曰然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

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只是一件
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 或
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否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
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
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其為樂也小矣
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
是怒但心裏略有此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君子之心
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何
能如此 福州嘗有姓林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為
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為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

與天為一 四友齋叢說云朱子蓋因有三箇乎字遂
作三段分看不知此學字說得甚大完全是一聖人體
段功夫全在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
人之全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
不愠豈不為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也說樂不愠三字
是對代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 耿子釋
論語曰學覺也覺則視聽言動觸處皆天時習故悅否
則胞中肝脾亦胡越矣奚其悅覺則遐邇人我渾然一
體朋來故樂否則至親骨肉亦乖離矣奚其樂覺則遐
晦升沉原無加損人不知也故不愠否則稱譏贊然皆

橫波也疇能無愠耶 了凡論語疏云舊註以學為效
亦不甚錯但說效先覺之所為則悞矣丈夫不向前人
行處行柰何效人所為耶學以復性此性從古至今後
覺與先覺一般並不欠闕毫毛只為情識流浪真性不
復現前不學何由明得學只是學那不學的非是外面
尋此知解來補湊也是謂依性起脩脩即無脩但日用
間識情慣熟一時不能無心故須習如射之習的鷹之
習擊久習乃中學亦必時習工夫始得成片久久純熟
欲染自然澹泊智慮自然融通安得不悅習字原訓重
故重險謂之習坎同志為朋若說同類則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豈皆朋乎朱註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此語不
然昔孔子道高德博被於千里之外故三千之徒自遠
方來而鄉人不識乃曰此吾東家丘蓋遠方之間聽最
公故聲應氣求山川難阻而鄉黨局於所見或多疑之
正不必說近者與人為善原是樂體如吾一身為善不
若與一家父子兄弟同為善何等快活一家為善又不
若一鄉一國之人同為善又快活愠含怒意含字好怒
字不好胡文定已識其欠當古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暑氣何可怒只令人悶耳朋為同志人
為衆人氣味既同則千里相慕而形骸偶隔則白首如

新此事之所必有者苟見得真信得及固泰然也何愠
之有此處却不得輕易放過愠不獨尤人凡胸中有毫
髮不平處皆是愠有一愠心即非見性之學即不得為
君子矣 中玄問辨錄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
曰學本已事何與於人即學至聖人亦分內耳若能識
得真境到得實際則安身立命自有所在欲人知也何
為即孔子下學上達不怨不尤亦只如此所以用舍行
藏惟其所遇蓋皆應迹無所繫於中也故曰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夫聖門之學始諸立心立心只
在為己故門人首記焉 論語答問集云所云不愠者

只是不敢充人而不患人之不已知爾至反求諸己以求為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則自己反求斯切又曰善學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 呂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其為人也孝弟

宋書劉璉云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
知其不為暴也 典論應瑒云人生固有人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 朱子語類曰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問本立道生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仁便是本舍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

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
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 問有子以孝弟為
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以弟屬義何也曰
孝於父母更無商量 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
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榦有枝
葉親親是根仁民是榦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
為本 講錄云此章有子為仁而發重存孝弟為仁之
本要人務孝弟以行仁 薛畏齋口義云孝弟與不好
犯上作亂皆仁也但孝弟乃良心真切慶存得此心則
推之而無不準仁民愛物皆自此始故曰行仁之本務

本只是求心假如施之不博濟之不衆在君子身上都
不妨只要在欲立欲達之地培養得厚則千變萬化從
此而出故曰務本 二谷越吟集云孝弟為行仁之本
仁則是孝弟之本恐涉支離夫仁於親謂之孝仁於兄
為之弟孝弟即仁也所以為仁之本者仁親為仁民之
本猶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
忠可移君順可移長故以為本忠也順也孝弟也皆仁
之事也若分心與事為體用則在內者謂之仁在外者
不謂之仁可乎陸氏之疑有子雖不知有子固知仁矣
雙江聶先生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

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
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之本道生如
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
的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矣 石渠意見或曰為仁
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
乃是為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

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
言瑰姿內實乖反 龜山集云剗毅木訥不為儀容辭
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然

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言之詩為傷於讒而作也
不可不察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辭色未嘗不欲溫和
柔順但務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士既下了此等
種子在心將來狐媚蠱毒皆此種子為之故聖門深戒
講錄云此章以心為主仁人心也巧在口令在色心
體安在 巧令俱是好字樣巧言言得是好的令色色
亦是好的正是色取仁的人誰知他不仁也聖人勘破
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閉着心體故曰鮮矣
仁 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姦大惡忍心害
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

死之元公道嘗
作三番以代三省
功長念能息
否外緣稍簡
省否觸境能
不動否語言
能慎密否黑
白咸分別否愛
惡之顛倒不
得情愴否

子說克類至義之盡到以言飾以不言飾亦是穿窬之
意 聖門之學學為仁而已矣論其所以為之者則以
孝弟為本論其所以賊之者則以巧言令色為戒記語
者以二章置學而時習章之後寧無意哉

吾日三省吾身

朱子語類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
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
此是徹頭徹尾底 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
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個病猶
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却最重

往往是有這個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
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裡去但
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四書忠告云曾子三省章三
再三也猶三復三思三讓之謂非指下文三言也下雖
三言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忠者視人猶已也
信者內外一致也三乎字應省字乃用功之意 東廓
先生集云魯氏之學得孔門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學
一書蓋記其平日學之功效以詔來世者也而自省之
功莫切于獨獨者人之所不見也省於人之所見者易
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惟省

於獨乎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貫隱顯動
靜而一之此曾子自省之實學也後之善學曾子者莫
如公明宣而不善學者莫如邢和叔宣于居庭應賓客
居朝廷瞿瞿願學弗怠而和叔特假三檢點之名襲而
取之五品車戒和叔之覆轍而馳驅于公明氏之範庶
其得聖門而入之乎 憶言云三省三乎言下便省
五刻窮抄云問曾子二省首言為人謀一句何也此一
步道理最大工夫極難夫惟至仁君子萬物為體其心
自不容已者能之如孔子為天下無道席不暇煖卒老
於行方是 近思錄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曰叮哀
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
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做話 二程類語云傳不習
乎不習而傳與人

道千乘之國

讀禮疑圖云按馬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之說則以百井出一車也然百里之封為方十里者百
僅能出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則不得不增為三百一十
六里有畸之方以附於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之說
宜為三山李氏安城劉氏所不取焉唯包氏之註與孟
子合 朱子語類曰故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言終身
卷之六
九
之本故又是信之本 龜山集云滕文公問為國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敬事而信為先蓋
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
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故寬恤之詔季一舉
之而民不聽無信故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
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
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
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故周官
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

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
匪傾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
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
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
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
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斂而莫之禁尚何愛人之有古之
於民春柝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
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當有餘力矣既錯則休
老勞農君子不興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
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

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高皇帝嘗曰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其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 宋史葉顥疏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 石渠意見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

宋史李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向未能行聖令

也未詳何意

弟子入則孝

明儒經翼曰此見古人設教只是要不失人本心孩提所發知竅只是愛親敬長此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就是本心今教弟子入必孝父母出必敬長上便是接續他最初一念要他不失本心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跬步便是行這裏不防閑他任他意思從俗恣肆去那本心因而亦失故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如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亦是要他接續正念不失初心然人心本來與物同體此是惻隱

之心人心本來知敬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都是愛親
敬長之心發生來的使徒要他孝親而不汎愛徒教他
敬長而不親仁便是不能擴充故必要他汎愛衆人又
必要他親近仁者以漸充長他良知良能亦便是接續
他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已然又須有以養之方有生意
物達使他餘力學文習禮奏樂學射學御歌詩學書學
數使之優悠閒習寄托心思鼓舞精神宣其志氣調其
情性動盪其血脉使不流於粗梗邪僻之歸以培其元
氣全其初心不然拘迫蕭索意思不樂持循亦不久矣
如此則所行自熟本心不離自弟子之於大人歸於一

貫註此章者分為本末然不知都是培植根本功夫自
德行對學文看德為本文為末自心對文行看心是本
文行是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揔是要不失
其本心便是大人之學矣 橫浦心傳錄或問先生解
論語則以學文云人之所以入孝出弟信愛親仁緣學
先王之道故也文謂先王之道愚竊意孝弟信愛人之
天性又豈待學道而能而先王之道又豈外於孝弟信
愛愚意則以字是取法於此以學文耳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是其本也文即禮文耳荅曰亦便于說 講錄云
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乃弟子事淺淺說行有二句謂

六事中隨在行一事有餘力使用這餘力去學文學文
是要益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
自在其中若專說考六事的道理則詩書所載豈止弟
子之職而禮樂射御書數於此六事又何曾一一相閑
耶

賢賢易色

二程類語曰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
顏色愈加恭敬 中玄問辨錄云此子夏論學之旨最
為切實蓋曰學以明倫若能篤于人倫如此不學而能
之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必由于學也 虛齋

卓吾李氏
以賢賢易
色乃勃如
變色之意

蔡氏曰子夏意主在資質上故有廢學之弊若重在務
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不能如此何廢學
之有 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
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舊唐書高宗指章懷太子賢
謂司空李勣曰此見我曾遺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
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
出自天性

君子不重則不威

人物志云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精微所以入神妙也
懿重所以崇德宇也 大全朱子曰人若不忠信如木

言紅卷
卷之六
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故四者皆是身脩之要就
其中主忠信又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
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
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 主忠信是誠實
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 問主忠信後
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
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監起來 石渠意見以為不重則
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為主也若以忠信為主則
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
文而言似乎脈絡不貫通矣 講錄云君子字只當與

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為學若不
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試看如今輕浮淺露
的人學得成者有幾人不重不威皆屬外面說學則不
固者天理原在心心存即理存心亡即理亡外輕想是
心亡而理未有能存者矣 忠信是天理真實處乃吾
心之故物也為學時要以此為主人翁家無二主貞夫
一而已矣 友不如己者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而色
愈汚友勝己者如炭入薰爐雖化為灰而香不滅友具
可不慎哉 過勿憚改緊要在速字上着力稍緩便又
因循而不改矣 甘泉講章云此章言詞雖若散渙不

一其實只是一段工夫其指只以立重為本重者是內重而見外之輕之重主內而言即此心是也威是威儀學是學問所得的道理固是堅定之意心者威儀之符進學之地故言君子不重則心皆無實故以言乎外則不莊不敬安有容儀是不威也以言乎內則或存或亡不能堅定矣是不固也譬如種穀無實地則安能苗秀是不威之類也不但不能苗秀而已究之必至枯瘁本根盡拔是不固之類也是以不可不求重內之功立重之功在忠信耳故又言主忠信人之心不實由其不中心若中時何有不實是謂之信時時念念如此是之謂

主人能忠信則內重內重則外便威內便固然此個忠信人人固有但人自蔽失耳雖則蔽失此心此理固自常在但當去其害忠信者而忠信自復矣何謂害忠信者外則人損內則已過而此心此理之存焉者寡矣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毋友不如己者則善柔便佞之人遠而直諒多聞之士至所以薰陶涵養忠信之心者深矣過則勿憚于改則邪僻之念不留本然之忠信全矣如此則我大而物小我重如泰山而物輕如鴻毛夫重既立則威儀發于外德性堅于內古之人其威則周旋中禮皆由中出其學則確乎不可拔者

用此道也此章只是立重一段工夫無許多頭緒
谿先生字義云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
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
吾心之主是忠心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
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
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呂氏春秋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
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慎終追遠

車若水曰集註云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苦痛哀
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
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
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四書原旨云婦
如入出而還之意民生本厚但溺于習尚故相率而陷
于澆薄苟上之人有以風之未有不可還之于厚道者
也

子禽問於子貢

前漢書貢禹曰孔子匹夫之人耳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賈太傅新書曰欣懽可安謂
之溫 溫即反溫為鷲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接遇慎

容謂之恭反恭為媠廣較音反自歛謂之儉反歛為後厚
 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 金陵吞問澹園曰程門嘗
 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分
 明畫出夫子模樣今人試思所得千古聖賢何如而一
 段粗鄙凌厲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
 愧死矣 謝頭道曰蓋清可為也而難於溫溫者清和
 之發也和可為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
 入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後恭之心用如之何而
 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至此則泰然其
 如春儼然其如秋豈不容貌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

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諸弟子
 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懣之心者必不溫有忮尅
 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
 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讓則溫良恭儉讓其惟聖
 人能之乎 朱子語類曰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
 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講錄云溫良恭儉讓都是渾
 然的氣象不露一些圭角以此動得邦君龜山子云物
 有圭角者多刺人眼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
 厭棄之亦此意也 臨川集井之九三解云求王明孔
 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

言終矣
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禱禱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 五刻窮抄云此章妙處全在一个異字乃難以名言之意九人之有得或以不求或以求二者必居一端矣此無以異乎人也惟夫子盛德在躬自能得之告者不知其所以往聞者不知其所以來有求之機謂之不求不可無求之意謂之求又不可則亦謂之異乎人之求而已蓋大聖人之感應不可以尋常尺寸測識若此

父在觀其志

延平答問云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春痛而改之亦不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大學衍義曰意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于遽改耳若不顾事理之重輕于茹哀街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于事未必有益而于孝則大有虧矣孔子蓋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之所謂二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日之期迅若奔電人子于此惟盡追慕之誠

言終家
姑氓改為之迹不亦善乎 孫奕示兒編云此章觀人
子之所為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存
者如何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
以三年之久而不改於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
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
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
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
也 馬鍾陽先牛曰竊意觀其志即見志不從之志與
行字俱當在父字上看父在時可以竭誠感動得故觀
父之志如何而必喻之於道不待其為不善也父沒則

平生之造履終其身而無所改移人子之所以周旋於
始終而允若者可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心與親一
繼志述事所以為孝也 中玄問辨錄云此言孝子之
道非所論於善惡也善惡自有定理善必可為惡必不
可為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改况可踵而
行之以成其惡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曰考則
父非在也蠱而幹之乃為有子有子考乃無咎若口所
為雖善亦不得為孝則無乃以承考之惡為孝歟 又
曰夫人各不同如一事而有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
以至居室之所安臧獲之所用即父之于子不能同也

入至得自專時則便要順適己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哀慕誠切故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覺痛心故不能改焉豈不為孝夫莊子之父獻子也獻子賢大夫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無改為難則三年無改可易言哉聖人說改為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為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為害不小故特為明之耳

禮之用

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

之理為之節文者也 史記禮書太史公曰余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所以揔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美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淮南子曰禮者

體情而制文者也。蘇子瞻曰：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朱子語類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不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淮海近語曰：禮之用和為貴，禮之出於自然處，即是和有子之所謂和。乃禮中之和，天下之所可貴。先王之所已試者也。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即不足貴之意。蓋知和之和，即是外禮為和，乃後世之弊。非先王之道，故不可行也。先王本之以禮而出之，以和故其為禮，皆自然之節。後世徒一於和而不知本之以禮，故其為和。

非本然之真君子察於興廢之故而能得禮之全體以
行之則自吾之身心以達之天下國家裕如矣 中玄
問辨錄云用猶行也觀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可知
蓋曰禮之行也固嚴然必以和為貴和斯美云爾如君
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瀆嚴非禮之用歟然必
君臣上下之情通森然者為美父子兄弟之愛洽斯不
瀆者為美不然亦乖睽而已矣何足貴哉故和以成禮
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情偕非謂嚴為體和為
用用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

信近於義

韓昌黎筆解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要約合宜終復乎
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復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
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
矣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
恭必以禮為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
之非禮若恭而不必死則得禮矣 韓曰因訓親非也
孔非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
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
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廼可
尊 正蒙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

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 朱子語類云信近義恭近禮二近字只是對遠而言之耳近只是合 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 宗訓主如主顏讐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所親不得其人此日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失其所親者也又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 大全朱子曰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 陳潛室木鍾集云近者附傍

於義而不為一切之信則將來言斯可踐為恭之初須是附傍於禮而不為太過之恭則將來不耻辱此一章三事不可做一串看始於為信時能近於義則將來言斯可踐始於為恭時能近於禮則將來可遠耻辱始初如因依進身時得一可親之好人將來此人也可做宗主不止一依他也三事皆欲慮終而謹始不可一時苟且 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容齋隨筆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

言終身
卷之六
二二二
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
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楊中立曰信不失
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 黃氏曰
抄云或問以為因上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則
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註為徑然此一節
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
取為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
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
之也此語似於集註有發

○君子食無求飽

賓退錄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
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
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
夫子之求之也之求皆此意 朱子語類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着緊底道
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
口義云不求安飽是為學之根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
是為學之條目這箇條目當時凡為學者皆如此只是
安飽念重根原處不潔淨雖去勉事亦是勉於外雖去

慎言亦是強制於口雖去就正有道亦見他不到只學
得他皮膚而已如此去學學雖同而非求之於心者也
安得謂之好學乎 淮海近語曰今之學者劈初頭就
被安飽二字壞了孰肯着實在自己言行上用功有知
在自己言行上用功却又自是自足孰肯就正有道故
好學之未見其人也 卓吾李氏曰來教云無求飽無
求安此心無所繫着即便是學註云志有在而不暇及
若別有學也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
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
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
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於安
飽之間則僞矣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
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
謹言以要譽於人也夫惟真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出
口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
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
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雖迂遠費力猶可
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
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
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

如此就正方謂好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

貧而無諂

初問曰處富尚易貧樂最難天地間惟吾性分最可樂非學力到至處性分完全安能樂耶此樂是心體心體原不假外求果何物足以易之此不是以貧為樂亦不是樂道自是心中一段好光景與貧俱忘矣好禮亦是樂夫子詞意屬富邊故曰好禮不是樂一樣好禮又是一樣無驕與好禮何別無驕特制其氣使氣定耳好禮禮字是克己復禮之禮如好禮則日用動靜念念在天

天理之最中處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志善只為此富壓倒若念念在理中自不見得富已出於紛華之外此處比無驕精粗自迥別矣 鹿齋蔡氏曰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闊然却因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歟 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 五刻窮抄云不是至此方曉詩義盖有感於義理之無窮而引詩以咏嘆之耳 其斯句最易講得滯滯宜會意發之夫守貧富去驕諂似亦知廟切知追琢矣

言終矣
乃成心未忘化境猶隔浩乎尚未有津涯茫乎尚未有
畔岸其當砥礪精研處甚多豈不與如切如_云之咏相
合 若曰始吾亦知學貴減損驕詭宜去詎意減損之
中又有當減損者無而又無為妙詩所_云始亦是這
箇意思與 初問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
此二句皆不是詩果在學外耶必不然矣詩人含蓄意
思最深遠故必須穎悟人方可言詩今子貢聞言便曉
得已精而益求其精此是引伸觸類穎悟妙處也故夫
子許其可與言詩 質言云告往知來亦只形容其因
彼識此意已言未言太泥

不患人之不知

龜山集云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
者固自若也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賢不肖混殺而不知
所以親遠之患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
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所由
分也故臯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四凶之不誅十六相
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
不得其 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
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則君子小人
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合璧事類云人之知己與已

之知人一也。自非氣類相求，肝膽相照，又安得有真相。知我此管鮑之賢，所以不世有也。然人不已，知非所患也。已不知人，其可乎？故君子必以知人為急。楊用脩曰：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難矣。我漆園嘆當世不可蒞，語揚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我馬鍾陽先生曰：患不知人人字，當與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人字同看，聖人教人皆用心於內，若患不知人，賢否則子貢方人，夫子亦不闢之曰：夫我則不暇矣。以求為可。知與病其不能例之，則此當作患，不知所以為人之理方是。淮海近語曰：患不知人，其知人欲以成己也。卓吾李氏曰：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猶以為患而帝堯猶以為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為自知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于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能自知；能自知，則由於能自知。自知為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談經苑卷之六

